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天國概念的演變：從耶穌到保羅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ong, Kun Chun Eric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8 15:51:1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70

天国概念的演变:从耶稣到保罗

黄根春

内容提要:本文着眼于耶稣与政治的关系,指出虽然福音书从信仰角度,以“属灵弥赛亚”的观点陈述了耶稣的生平事迹,读者仍能从中找到一些痕迹,暗示耶稣的工作和教训中可能含有政治成分。当保罗把关于耶稣的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地区时,他致力于消减耶稣事迹及其教训中的政治色彩。保罗书信特别聚焦于与“天国”——这是耶稣传道时的中心主题之一——相关的思想,在这方面与福音书作者如出一辙,也努力除掉耶稣教训中暗含的政治成分。

关键词:耶稣;保罗;天国;政治

The Changing in Concept of the Kingdom of God: from Jesus to Paul

WONG Kun Chun Eric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subject of Jesus and politics. Jesus is described and presented as the

“Spiritual Messia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belief, but his teachings have some political connotations if we read between the lines of the texts. When Paul preached the gospel all over the Mediterranean Sea of the Roman Empire, he committed himself to abating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s of Jesus’ teachings. Pauline Epistles focus on the “Kingdom of God”, one of the main themes of Jesus’ proclamation, and tries to articulate how Paul alleviate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Jesus teachings, just as the evangelists would do.

Key words: Jesus; Paul; Kingdom of God; Politics

基督宗教发源于罗马帝国中犹太人聚居的巴勒斯坦地区。由于长期受到外族统治和欺压,犹太人从被掳到巴比伦开始便采纳了某些源于波斯的宗教思想,渐渐孕育出一种天启(末世)主义(Apocalypticism),^①期望着他们信仰的神能介入历史,拯救犹太人脱离一切压迫和痛苦。

早在耶稣出现于历史舞台上之前,犹太人已发展出对弥赛亚(希伯来语,即基督)的盼望,相信他将带领整个犹太民族,以军事力量摆脱外国势力的统治,恢复昔日大卫王朝独立自主的荣光。耶稣早年(即其公开传道之前)的生平事迹后人所知不多,他自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然而,从《新约》记载关于耶稣基督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教训继承和发扬了犹太人宗教信仰的传统。跟随他的门徒(基督徒)特别是保罗进一步将耶稣基督的信仰发扬光大,使一个跨越多民族的基督宗教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本文将首先分析耶稣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其教训含有浓厚的

① M.Rist, “Apocalypticism,”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I* (Nashville: Abingdon, 1981), 157-161.

政治色彩,然后分析保罗如何处理耶稣遗留下来的政治元素。保罗把耶稣基督概念化,使之成为一种放诸四海皆可理解的跨越国界的宗教思想。

耶稣与政治

约公元30年耶稣死后,跟随他的人开始传扬他对人类的重大意义:一方面他能使人得到心灵的平安,信徒持守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可以不畏外在的严峻环境(政治经济等方面),带着盼望与能力成功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大小困难;另一方面,还能使信徒笃信他作为政治和军事领袖,会在他“再临”(parousia)的时候彰显,不仅把信众从压迫和困苦中解放出来,还能让他们与耶稣一同做王,统治全世界。

公元1世纪后期耶稣传道的事迹被渐渐记录下来,那时候信仰耶稣已经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为地中海一带的城市如哥林多、以弗所、安提阿和罗马等已出现基督宗教的群体。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生于公元55/56年)写道:“这个名称源于一个名叫基督的人,他是在提庇留(Claudius)为王时,在本丢·彼拉多(Pilate)的命令下被处死;被压制了一个时期后,这些害人的迷信又再度死灰复燃,这次不只在犹太,那些邪恶的发源地,同时还蔓延到罗马这个罪恶的渊薮,而且还大受欢迎。”^①当时的基督徒要保存和记录耶稣言行时,不可避免地信仰耶稣的角度写作,以致从搜集关于耶稣的传统,到编排整卷福音书,都是以基督信仰为基础。他们所要记录和塑造的耶稣自然不再是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以君王形式出现的弥赛亚(Kingly Messiah);他们也不可

① Annals XV: 44: 3. 参见泰申:《加利勒亚人的影子》(德文书名为 *Der Schatten des Galiläers*, 1986; 香港: 公教真理学会, 1989), 304。

能从上层社会角度、政客角度、宗教领袖角度、犹太民间长老角度等来描述耶稣的所作所为。他们乃是从平民百姓，从跟随他的人的角度来述说他。可以说，这样一位《新约》中的耶稣乃是“属灵的弥赛亚”(Spiritual Messiah)。

随着基督宗教的发展，信仰耶稣的人不断体验到早期基督徒所传讲的关于生命的改变，耶稣作为“属灵弥赛亚”在基督宗教思想史中也越来越得到支持。直到1778年，德国汉堡大学教授赫尔曼·莱玛鲁斯(Hermann Reimarus)提出一个猜想——耶稣及其门徒都曾经希望成为“君王弥赛亚”(莱玛鲁斯的著作于他死后由朋友出版)。^①虽然新约作者是从“属灵弥赛亚”的角度来描绘耶稣，可是莱玛鲁斯在福音书中仍然找到些许痕迹，能反映出被隐藏的“君王弥赛亚”的影子。笔者将他提出的数点纲要概述如下：

一、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君王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

耶稣吩咐使徒找到一匹驴驹，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有许多人把衣服和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和散那(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可11:9-10，参见可11:1-10；太21:1-9；路19:28-40；约12:12-19)耶稣如此高调地进入耶路撒冷，仅仅这行动

① Hermann S.Reimarus. 'Von dem Zwecke Jesu und seiner Jünger: noch ein Fragment des Wofenbüttelschen Ungenannten' (microfilm; Braunschweig: 1778) [=7. Fragment—'Von dem Zwecke Jesu und seiner Jünger,' in: Gotthold E. Lessing ed., *Fragment des Wofenbüttelschen Ungenannten* (Berlin: Wever, 1784)]. English Translation: 'On the Intention of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in Charles H.Talbert ed. *Reimarus: Fragment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1). W.Barbes Tatum, *In Quest of Jesus—A guidebook* (London: SCM, 1983), 66-71.Gerd Theissen & Annette Merz, *The Historical Jesus - A Comprehensive Guide* (Minneapolis:Fortress, 1998).

本身就有不少政治含义。罗马巡抚彼拉多和犹太人领袖会不会视若无睹,当作没有事情发生过?似乎是不可能的!当然,福音作者们没有,可能也不愿意把耶稣入城的政治含义及其相关情况记载或表达出来。而事实上,耶稣的跟随者当时也不太可能知道当年领导们所知道和理解的是什么。不过我们今天可以从常理猜测,领导们各怀鬼胎,对耶稣这样入城有不同的政治考虑——彼拉多可能考虑他的统治威信和权力会不会动摇;犹太宗教领袖则可能期望或疑惑,这耶稣会不会真的是他们一直在盼望的弥赛亚呢?

二、耶稣被钉十字架处死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

《马可福音》在耶稣受难的记载中,很有意识地描绘这称号出自彼拉多和他的下属(15:2,9,12,18,26)。耶稣在彼拉多面前也正面对应,说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的王”(可15:2;太27:11;路23:3)。可是三卷福音书都清楚地明表,耶稣本身是无辜的。《马可福音》的作者特别指出:“彼拉多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15:9)《马太福音》更在这叙述之后加添彼拉多夫人的梦,要他不要管耶稣的事(27:18-19)。《路加福音》也明确说“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23:20-22)。

在耶稣被杀害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条线索:首先,福音书作者从信仰角度以不同方式指出耶稣是无辜无罪的。其次,彼拉多以当时罗马巡抚的身份,以“犹太人的王”的罪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叛国者以极刑处罚的方式)。最后,犹太领袖半夜在大祭司的官邸不合情理(也极可能不合法)地审讯耶稣,定意要除掉他。

犹太领袖把耶稣送交给彼拉多,除了有判刑的必须性,更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包括他们考虑耶稣会不会真的是弥赛亚,也考虑彼拉多会怎样暗地里察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的事态发展,及其与彼拉多的关系等等。从常理推测,若果有人自称(或被

旁人称)为弥赛亚,当时的犹太领袖会考虑什么?这人可能是真的弥赛亚,也可能不是。当时进到耶路撒冷的耶稣已获得人民普遍接纳和支持,这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条件。犹太领袖必须验证耶稣的出身、智慧、见识和能力等,然后才考虑会不会与他合作,共同组成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包括一位得到群众支持的耶稣和拥有地方势力的犹太领袖——去抗衡罗马巡抚以至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符类福音书后半部分主要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迹(可 10-16;太 19-28;路 19-24),其作者都站在“敌视”犹太领袖的角度,以“试探”、“考问”、“陷害”等负面词汇叙述他们与耶稣的接触,且不时以优越式胜利的词汇来形容耶稣,例如“他们听了这话,对他非常惊讶”(可 12:17b)、“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向耶稣问难”(可 12:34b)。

从另一方面看,耶稣并没有如犹太领袖期望的那样响应他们所关心的课题:

1. 权力问题

他们质问耶稣凭着什么权柄在圣殿进行破坏(指洁净圣殿,可 11:15-19;27-33)。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使耶稣可以向那些有权力地位的领袖们表明自己权力的来源(出于上帝);他们也自然会进一步考虑合作对抗罗马人的可能性。可是耶稣却提出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施洗约翰的权力又从哪里来?”——而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提问。我们可以猜想,他们会怎样看待耶稣对权力来源的反应?这耶稣虽然来到京城,却缺乏一点诚意,即联手对抗罗马人的热诚。

2. 政治问题

他们又向耶稣直接提出一个政治性议题——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撒是否违背犹太人的法律。福音书只称耶稣巧妙地回答:“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可 12:13-17)他仅仅表明宗教事务归宗教组织管辖,政治事务由政治机构处理,而且

回避了问题的原意——犹太人向外族统治者纳税对不对。

3. 宗教问题

在复活问题上,犹太人中的撒督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法利赛人却接受之(徒 23:6)。耶稣指出他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而不是死人的上帝(可 12:18-17)。在最大诫命问题上,耶稣也表现出超凡的智慧。犹太人从先祖摩西领受了诫命,时至公元1世纪时,已把诫命区分得非常细致,并要求所有犹太人都严格遵守。其中哪一条诫命最重要?实在难以回答。耶稣却将诫命分成两大类,称第一类规范人与上帝的关系,第二类规范人与人的关系,并且指出两大类是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归结起来就是爱神、爱人(可 12:28-34)。

4. 基督或弥赛亚问题

据福音书记载,这个问题一反常态地由耶稣提出。按照犹太人的期望,弥赛亚是大卫王的后裔,有王家的血统。耶稣引用大卫王曾经称呼一位主(“主对我主说……”)的话,(诡辩地)把这位主等同于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他向当时的群众刁难性地提出疑问:大卫王怎能称呼他自己的后裔为主呢(可 12:35-37)?这提问明确表达出与犹太人期望的弥赛亚不相同,甚至矛盾的思想。可是,这个提问背后的前设,却是早期跟随耶稣的群众的信念(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同时也是主上帝)。

以上例子清楚地表明,福音书作者是从宗教信仰角度维护耶稣的。可是,我们也能从反面分析,犹太领袖并不认为耶稣有任何诚意与他们合作,考虑推翻罗马人的统治。

对犹太领袖来说,他们要跟进的事情当然是如何处理自耶稣入城以来所产生的新问题——一方面群众拥戴他,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合作。全城已经热烘烘,罗马巡抚又会怎样看此事?一个简单但不光彩的方案,自然是要除掉他。倘若他的死能够一石二鸟是最好不过——既能平息犹太人内部的纷争(“他会否是那要

来的弥赛亚”),又能平息彼拉多可能有的猜疑。最理想的方案也许就是由他们将耶稣押解给彼拉多,表明他们与这位引起轰动的耶稣无关,让他处理。另一方面,他们又安排一些群众(耶路撒冷居民)向彼拉多施加压力,迫使他以背叛罗马帝国的罪名判耶稣钉十字架的死罪。以上猜想正吻合《约翰福音》介绍当年的犹太大祭司该亚法时所道出的一项信息——他曾向犹太人建议:“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约18:14)

因此,耶稣最终以“犹太人的王”的叛国罪名,以极刑方式被钉十字架受死。根据《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耶稣在十字架上唯一的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15:34;太27:46)^①不少现代信徒认为,耶稣在那一刻经验到与上帝分离的感觉,因为那时上帝将世人一切一切的罪业都加诸他身上,让他承担,藉此除去世人的罪。耶稣就在那一刻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伤痛。^②若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即从人生目标或自我成全的方面考虑,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这话时,或许感觉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尚未成就,他还未曾走完(他所理解的对于一个毕生要按照上帝吩咐去做的敬虔者来说)上帝要求他走的道路。这方面

① 按照四卷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共说了七句话。《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各有三句,分别是“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23:43);“耶稣大声喊着说:‘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23:46);“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约19:26-27)“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约19:28)“耶稣尝(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约19:30)

② 例如沈宣仁就持此观点。当然早期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就认为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只不过是耶稣的幻影而已,因为按照他们当时的哲学思想(新柏拉图主义),上帝是永恒不变的。耶稣既是上帝,他就不能真正受苦。参看沈宣仁:《三十年来情与理》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1992),第239—410页。

的伤痛比任何肉体所承受的苦楚都要大。倘若这个猜想成立,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便不单反映肉体上的痛苦,更流露心灵上的伤痛。虽然福音书从“属灵弥赛亚”的角度描绘耶稣,可是,我们能否因此就断言,耶稣完全没有期望过自己在世上的使命是成为“君王弥赛亚”?

三、天国的教训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否定,历史上的耶稣到底是否想过要成为“君王弥赛亚”。若果上述推论合理,就不能完全否定耶稣曾经期望成为“君王弥赛亚”的可能性。我们继续从耶稣“天国的教训”考据其他痕迹。

最早成书的《马可福音》清楚道出耶稣宣道教训的内容:“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1:16)^①近代新约研究泰斗布特曼解说新约神学时指出,耶稣的教训主要集中于三个相互紧扣的范畴——上帝、上帝国和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伦理学)。^②事实上,整卷

① 关于“上帝的国”在《新约》的用法,关于它含有现在和将来两个向度的情况,参见 George Arthur Buttrick ed., “Kingdom of God” in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3 (New York: Abingdon, 1962); C.H.Dodd,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New York: Scribner, 1961); Jacques Ellul,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translated by Olive Wyon (New York: Seabury, 1967); David Noel Freedman, editor-in-chief, “Kingdom of God” in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vol.5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Norman Perrin,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 (London: SCM, 1963); Albert Schweitzer,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alter Lowrie (London: A. & C. Black, 1914); Johannes Weiss, *Jesus'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1); Wendell Willis ed., *The Kingdom of God in 20th-century Interpretation*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87); Eric K.C. Wong, “The Entrance and Inherita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Ching Feng* 7 (2006)。

② R. Bultmann,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Kendrick Grobel (New York: Scribner, 1951-1955), 1-25.

《马可福音》所表达的耶稣教训是宗教方面的。作者的意图亦显而易见,因为他是从一种信仰耶稣的角度,去描写从前在历史上生活过的耶稣的。另外三卷福音书也就自然地跟着《马可福音》的方向写作。

这个从宗教信仰角度写作的意图不单能见于马可及其他福音书,也能见于Q文本。^①在Q文本中,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的三段对话约于公元40年写成(太4:1-11;路4:1-13),其中一段记载魔鬼以“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来引诱耶稣向他膜拜,所带出的就是政治权利和宗教信仰的冲突和矛盾。Q文本的作者也在很清楚地表达:耶稣当时拒绝接受魔鬼的试探,拒绝因政治权利而出卖宗教信仰。作者所反映出的取向,无疑是宗教信仰的观点和角度。

虽然《新约》主要从宗教信仰角度来写作,我们仍能寻到一些线索,不便从宗教信仰角度去理解。例如,符类福音书均记载耶稣及其门徒一同从加利利地区前往耶路撒冷的情况,即将到达耶路撒冷时,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走近耶稣,向他请求:当他得到荣耀的时候,让他们两兄弟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耶稣斥责他们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至于谁将会坐在什么位置,也非耶稣可以赐予。很明显,雅各和约翰两兄弟所求的并非与耶稣一同去耶路撒冷受苦,而是在耶稣得位、得国的时候,要荣任左丞右相。其他门徒听见他们的请求,当然就恼怒他们(可10:35-45;太20:20-28;路22:24-27)。

这两兄弟何竟如此祈求荣华富贵?难道在他们跟随耶稣的

① 近代学者均接受Q文本的存在。它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共同引述的底稿,而《马可福音》却没有Q文本的痕迹。在研究符类福音书问题上,学者普遍接纳二源说(Two Source Theory):《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分别引述《马可福音》和Q文本,详情参看任何新约概论,例如近期在德国流行的Udo Schnelle, *The History and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Writings* (German title: *Einleitung in das Neue Testamentum*; London: SCM, 1998), 151-97。

日子(约三年)里,耶稣的确向门徒表达过,自己曾经期望成为“君王弥赛亚”?若耶稣完全没有这个意图,雅各和约翰何竟产生如此大的误会,以为耶稣可能会成为犹太人的君王?

让我们再回到耶稣教训的内容。无可置疑,“上帝的国”代表着上帝的全能及其伸展的国度。纯粹从宗教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上帝的国”只是属于天上、未来世界的层面。然而从地上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上帝国”时,则没有政客或君王会完全放任、不加审查,以为它只属于宗教范畴!最低限度也要小心提防,严加监察。特别在当时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背景下,他们一直期待着上帝的权能介入历史,拯救他们脱离外族的统治。因此,虽然马可及其他福音书刻意表明“上帝国”或“天国”属于宗教的向度,意在使听众或读者悔改,然而它的政治含义却是不能完全抹煞的。

保罗的天国概念

耶稣和他最亲密的12个门徒主要活动在巴勒斯坦一带。耶稣死后保罗皈依,接纳耶稣为犹太民族所盼望的弥赛亚,同时也是拯救世人的救主。就是这位保罗把对耶稣的信仰从巴勒斯坦地区传播到罗马帝国地中海一带的城乡之中,使之最终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基督宗教。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耶稣的事迹和教训可能引发政治或政权的议题。保罗在耶稣死后才皈依他,因此对历史上的耶稣认识得并不多。从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我们找不到多少关于历史耶稣的事实。然而,保罗所传扬的福音却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关乎耶稣怎样成为犹太人期望的弥赛亚,怎样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今天的学者大都同意,保罗对历史耶稣的认识远比他传世书

信中的为多。^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探讨保罗教训中关于天国的概念与耶稣相应概念的区别。保罗早期传教的经历——即在不同地方所遭遇到的不同反应,以及他对自己经验的反省——也促使他对“天国”的看法与耶稣不尽相同。

一、保罗的传道经历

在保罗流传下来而最早成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我们发现其中的不少内容涉及政治。据路加所著的《使徒行传》叙述,保罗在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传道期间遭遇当地犹太人领袖的迫害,要被送往官府,但他最终逃离了帖撒罗尼迦,一直往南面跑。这一记载正吻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及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遗留下来的关乎耶稣的宣道内容。他被控告破坏罗马帝王的谕令,说是另有一个王,名叫耶稣(徒17:7)。帖撒罗尼迦犹太人所担心的,正是保罗的宣教内容含有政治色彩。保罗在那里被控告的理由,明显地具有政治意味。

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前往南面亚该亚的哥林多(徒18)。当地犹太人照样反对他,也带他去见官员。可是,亚该亚的总督不同意哥林多犹太人的指控,认为他们的控告仅仅涉及宗教层面的事宜,并不涉及政治或法律,于是拒绝受理之(徒18:12-16)。在亚该亚的哥林多,保罗不再因犹太人的迫害而逃亡,因为政府官员并不支持犹太人的控告。很明显,作为被告者的保罗能够成功地说服总督迦流,他所传扬的福音不涉及政治议题,他没有犯法。“宣传另一位王——耶稣”的指控此后再未在哥林多政府面前出现,保罗在那地方安然传教,前后经历了18个月(徒12:11)。

① Gerd Theissen & Annette Merz, *The Historical Jesus - A Comprehensive Guid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8).

二、淡化政治含义:改变“国度”的用字

了解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和哥林多两城传道的不同经历后,猜测其中的原因,乃是因为保罗把传教内容中某些政治敏感的词汇或课题淡化,使哥林多执政的长官可以认同他传教的内容(也就是关于“天国”或“上帝国”的涵义)与政治无关,并不触犯法律。

“国”或“国度”一词在三卷符类福音书中共出现约115次,而在十三封保罗书信中只出现14次。这种情况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起步点——保罗的天国概念与耶稣的不同。^①保罗不单减少使用“国”、“国度”一类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词汇,而且即使运用它们,也将其内容做出更改。透过比较《帖撒罗尼迦前书》(较前期作品)与《哥林多前书》及其他较后期作品对“国度”的用法,很容易看出保罗对“国度”内容的更改。

《帖撒罗尼迦前书》2:12所提及的“国度”与罗马帝国皇家用语“上主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Lord;希腊语παρουσια του κυριου)紧紧连结在一起,^②该词组表明皇帝或重要政治人物将到达某一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反映出的主耶稣再来的思想,便与罗马官方用语接近,以致产生了(不必要的)政治含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初期信徒盼望主耶稣再来,好像他是一位君王,要来拯救属于他的百姓一样!

① “*basileia*”在公认为保罗所著的七封书信中出现了八次,其中在《哥林多前书》出现了五次,此外三次分别见于《罗马书》14:17;《加拉太书》5:21;《帖撒罗尼迦前书》2:12。在“后保罗”书信的《以弗所书》5:5;《哥林多后书》1:13;4:11;《帖撒罗尼迦后书》1:5;《提摩太后书》4:1,18中也出现过。它的同根动词“*basileu, ein*”在《哥林多前书》出现过4次,分别是4:8(3次,包括*sunbasileu, ein*)和15:25,在《罗马书》出现了六次,分别是5:14,17(两次),21(两次);6:12。在“后保罗”书信的《提摩太前书》6:15也出现过一次。

② 详情参看 Eric K.C.Wong,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Jesus' Ethical Sayings in 1Corinthians,' *New Testament Studies* 48 (2002):181-94。

保罗在后期作品中从“来临”(παρουσια)这个官方惯用的词汇入手,刻意降低其官方意味。他把该词用于普遍情况,说他的同工提法那、福图拿都和亚该古“来临”到他那里(林前16:17);也使用该词叙述提多(两次)造访保罗(林后7:6-7),以及保罗自己(两次)希望去探访腓立比的信徒(腓1:26;2:12)。另一方面,保罗又以日常用语ερχομαι(意谓“来”或“去”)取代παρουσια这个特殊的官方用语(林前4:5;11:26)。就这样,保罗在后期作品中描述主耶稣再临时,使“主再来”中的政治含义大大减低。

三、淡化政治含义:改变“国度”的内容

保罗以四种方式改变“国度”的政治含义:

1.把“国度”神圣化(林前15:20-28)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2中,初期信徒期待着主耶稣好像一位君王般来迎接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描述的“主再来”的脉络是在“死人复活”的观念中的。哥林多信徒所盼望的,并非地上君王来临的情况;而是他们将会聚集在某个地方,等待君王的来临。他们所盼望的复活,就好像耶稣基督曾经死了,并且复活了;他的复活成了所有死人的希望,就是当他再临的时候,他们也会像他一般复活过来。

其次,在复活的脉络中,无论是已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不会像罗马帝王要来临时,军民须聚集在一起等待他。并且,耶稣将会把他的“国度”交给天父;这与“子继父位”的习惯不同。在这之前耶稣已将他最后的敌人“死亡”打败。这“死亡”的敌人明显不在地上的权力范围之内,而是在宗教的末世观念之中。

2.把“国度”属灵化(林前15:50)

保罗清晰地说明:“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林前15:50)“血肉之体”属于“必朽坏”的,不能承受天国;只有属灵的才能承受。当然

这里所说的“属灵”的,就是因悔改、信耶稣得到新生命的人(参见加2:20;罗6:1-11)。可见保罗虽然谈及“国度”,它却不属于这个能朽坏的世界,也就是说,这里的“国度”与现世政治无关。

与此类似的观念也见于保罗最后的作品《罗马书》14:17中:“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可见“天国”与现世的“饮食”享乐并无关系,它所涉及的乃是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

3.把“国度”个人化(林前4:8,19-20)

“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林前4:8)“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4:19-20)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论及他自己做耶稣使徒的身份。他知道哥林多教会中有人不喜欢他,就以自嘲讽刺的手法表明,那些人好像是自己“作王”(εβασιλευσατε;与“国度”属于同一字源)、自作主张、自以为是、自行自为。在保罗心目中,那些人只能用“言语”来夸奖自己的能力,但在实际层面中,他们却是无能为力的。在“天国”中这类“言语”是无用的,因为“天国”需要真实能力。保罗以讽刺手法描绘自己作为使徒的情况,间接地通过“天国”或“掌权”的观念说明个人言语的空虚无力和缺乏实质性权能。

4.把“国度”传统伦理化(林前6:9-10)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6:9-10)这段经文指出,那些道德行为不妥当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只有那些藉着耶稣基督圣化了的人(信徒)才能承受(6:11)。于是

上帝的国也就与人的行为紧紧地扣在一起,而与政治权力扯不上任何关系。

另一段非常相似的论述可见于《加拉太书》5:18-23,此外在《罗马书》,保罗也多次使用“作王”(βασιλευειν),可是“作王”的主语各不相同,有“罪”、“死”、“公义”和“恩典”(罗5:14,17,21;6:12)等。换言之,“作王”的观念都是被圈在宗教理念中来理解的。

结 论

耶稣死后,跟随他的信众特别是保罗把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地中海地区,使之逐渐发展壮大成世界性的基督宗教。^①

本文着眼于耶稣与政治的关系,指出虽然福音书从信仰角度,以“属灵弥赛亚”的观点陈述了耶稣的生平事迹,我们仍能从中找到一些痕迹,暗示耶稣的工作和教训中可能含有政治成分。当保罗把关于耶稣的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地区时,他致力于消减耶稣事迹及其教训中的政治色彩。保罗书信特别聚焦于与天国——这是耶稣传道时的中心主题之一——相关的思想,在这方面与福音书作者如出一辙,也努力除掉耶稣教训中暗含的政治成分。

由此可见,一个新兴宗教或教派除了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成长,还必须考虑外在的政治情况,因为掌权者可以运用政治力量

① 早在1930年,Erik Peterson就曾在‘Die Einholung des Kyrios,’*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7 (1929/30):682-702对Parousia进行过深入分析。G.H.R.Horsley [*New Documents Illustrating Early Christianity - A Review of the Greek Inscriptions and Papyri* published in 1979 (North Ryde, N.S.W.: The Ancient History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er, Macquarie University, 1987).]进一步分析新发现的古老希腊文残篇,对Parousia提供更多的论据。

禁止甚至消灭之。而保罗所成就的,就是使信仰耶稣的宗教被执政者或政府成功地接纳为社会的一员。基督宗教最终发展成一个世界性宗教,保罗立下了卓著功勋。

作者黄根春,在香港接受教育至神学硕士,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院研究《新约圣经》,师从著名新约学者Gerd Theissen教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新约教授,教务副院长。编纂《新约希腊文—汉语词典》,选编《二十世纪马太福音研究文集》,主编《基督教典外文献》等。